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十八

師  襲師

事類

主善

德无常師，一爲師書

喻德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

諸一者也

博喻

能

一一

然後

知

新

溫故而

可

喻

德

諸一者也

孝記

長善

孝者有四失，教者必

能

爲師同上

知

新

以爲師矣

語二

長善

孝者有四失，教者必

能

多或失則寡，或失則劣，或失則

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待問

知

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教也者

一一而救失者也

孝記

善

一一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

則

東脩

自行一一以上吾

未嘗无誨焉

語

函

小鳴

叩之以大者

則大鳴

同上

函容

凡講問席間，一函容

表儀

智如泉源行可爲一一

模

丈

也

容杖足以指畫

曲礼

表儀

者人之師也

韓詩

範

師哉師哉童子之命也務

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

一一

爲不少矣

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

楊子

大寶

古文

入无師而知則必爲益

勇則必爲賊

能則必爲亂

察則速

辯則速論

故有師者

必爲怪

辯則必爲誕

有師者

必爲詖

速論則速威

能則速威

成察則速

人之

一一无師者

人之大殃

荀子

青藍

一一出於

而

於

水

荀子

水爲之而寒於水

荀子

青成藍

謝青師何

道尊

凡李之道嚴

師爲誰

嚴然後

一一

君之所不

臣於其臣者

一一當其爲戶

則弗臣也

當其爲師則

一一也

臣也

大孝之礼雖詔於天子

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逸而

又從而庸之不善孝者

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孝記

師資

善人者不善人之

一一也

老

自休

尊嚴而憚

可以爲師

耆文而信

可以爲師誦說而

因曰

而休

尊嚴而憚

可以爲師

知微而論

可以爲師

一一有

而博習不與焉荀子何常師夫子焉不率而亦有餘師夫道

之有子張

之率不足爲人

路然豈知哉人病不求耳

記問師

之率不足爲人

子歸而求之告子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孝記

章句師

馬融鄭玄之耳今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

詩古

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柳宗元荅嚴厚輿書

二人

馬融鄭玄之

章句師僕幸

師孔子曰行必有我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語

百世師

孟子曰聖人之

夫有立志聞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也伯夷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足

善誘循循然一人博善言我以文約我以礼語

老聃博古

孔子曰吾聞

三

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家語

子思傳道

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孟子

設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孟

之上修詩書

文子著六

著六

禮樂弟子旣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

講道河汾

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

偉人正席而坐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

隋書

之術

裁得溫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礼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具

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

力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先生

下

下惟以全身之道

一

講

董仲舒爲博士弟子傳

弟子傳

絳帳女樂

馬融教授諸

生常有千數

坐高堂施紗前後堂絲竹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授生徒後列

後堂絲竹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

智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一飲食婦女優人絃管一鍵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

立鄭公鄉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玄好率率徒

相尋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玄特

輕東家丘

邴原欲

一鄉曰

廣其門曰通德門

後漢

遠游

邴原

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平原答曰然崧曰率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率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楊震鱠堂

後一字伯起

明經博覽无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嘗客居於胡有冠雀嚙三魚飛集講一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鱠者卿

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本傳

又華岳

西北谷有槐市云楊震講授率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華山記

邊韶經笥

後一教授數百人當晝卧弟子私

本傳

精舍

鳴鼓

董春會稽餘姚人少好率師事王君仲授古文尚書後

口

詣京房授易後遷師立一遠方門徒率者常數百人

諸生每升講堂一通堂下

東陵立學

詔徵士周効於

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僕書

累糧

受業者百

餘人

末紀

坐帷誦書

張良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

將大怒各欲亡去袁安一中与弟陽慢授業

符堅幸太

自若軍士稍安

東觀漢記

陽慢授業

李簡博士

經典博士盧壘對曰周官札往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皆義自非此母无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絳而一焉拜宋爵

徒百二十人，絳而一焉拜宋爵

賈逵通

驥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裴徽仁前秦記

稽古賜車

後漢桓榮明帝時為師師以所

遠非力耕所謂

拾遺云

稽古賜車

後漢桓榮明帝時為師師以所

賜車馬陳諸生曰

教不求資

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

此一之力也

教不求資

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隣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

曰何位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李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

而得李師感之曰欲李何書原曰无錢答師曰苟有志徒相

一遂

禮無往教

孫寶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

從李也

禮無往教

子經乃爲除舍宝遂去忠遂署爲主薄以屈之宝曰君男欲李而移宝自近一有來李一一道不

可屈屈身何傷且不遇者无所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大慙遂

友

薦宝又太守黃讜署包咸爲戶曹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一有來李而一讜遂遣子就師之包咸傳

生徒

董遇善左傳更爲作朱墨別墨有從李遇不肯教謂之

生徒曰必當先讀百偏而義自見於是生徒少從遇李无爲朱

墨

不薦弟子

孔光爲三公弟子多就見以師居位幾得其助光終无所薦至有怨者其公如此

選高弟官

後漢魯恭在公位一羣一至郡守者數十人

也

不薦弟子

孔光爲三公弟子多就見以師居位幾得其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

不有鄉薦者終无言也

免門生役

王褒門人爲縣役褒不

路旁磬折云云門生爲

不絕惡人

後漢左原爲郡李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於路

役故來送令即放之

乃設酒肴以慰之人譏林宗

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其亂也原後結客報諸生值林宗在李愧負前言遂罷去人乃

以詆

作師友箴

柳宗元以世之爲人師者衆笑之爲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之以傲己又以

誠人云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有可從卒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之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父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筆是二物用惕尔後道苟在焉庸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尔无忽

柳文

韓作師說

師師者所以傳

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貴无賤无長无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卒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若則群聚而笑之間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袁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

柳論師道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以貽之

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

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迄不意吾子自京師來，立夷中乃幸見取。僕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嘲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李作師說因抗顙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从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兩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前六十年，僕來南上。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後信前所說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衛怪於羣目以召閑取怒乎？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矢爲人師耳。无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柳荅韋

中立書 師事濂溪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顥字正叔，少侍父珦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顥茂叔爲理曹掾相從。

講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胡季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李

用

者數百人，尽爲高第。凡綱紀於李者，彝之力爲多。後召

對上問從李何人對曰：臣少從李於安定先生胡翼上。曰：其人

文章与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翼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

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躰，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变者，其躰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

後世者，其文也。卒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躰用爲本，而尚其声律浮華之詞，是以

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一一之以授諸生故今李者明夫聖人貶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李唐書

先養生術

客有詬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

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儆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一一之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孝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孝二三年登上第而歸同上

喪師門人無服

孔子喪一一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顏面若喪子而一一喪子路亦然

三十三

八

請喪夫子若筆子心喪孔子喪魯城北泗上一一服三年

喪父而无服

筆子心喪

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礼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孟子

上凡六年然

門人廬墓

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礼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孟子

筆子起墳

候邑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邑爲起墳喪之

負土成墳

後漢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服斬居廬

郭禹師郭荷荷卒曰五服之師

者重服聖人嫌也遂一一

門第

親師 安其業而請業，則起請就養。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犯左右，无方輶翹，待先生之禮，衣，假館。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服勤至死，櫛弓，掘必謹唯，喏曲礼。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遠道願見。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人也，吾固不辭。而來，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曰：言不惜物也。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弟子，孔子弟子，身通六藝，七十有二人。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內史曾陽至東海太守繆生，內史徐偃中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禹錫碑門人自遠而至，董常、姚義、杜淹、李靖、程元竇威、薛收、賈瓊房、元齡、魏證、溫大雅、陳叔達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

出家門人竇威、賈瓊房、姚義、杜淹、李靖、程元竇威、薛收、賈瓊房、元齡、魏證、溫大雅、陳叔達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韓門備聞六經之義。

中說先君門人布在廊廟。

王福時雜錄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李漢厚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无所失。

文集序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賈游知學，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爲廿大儒。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到太宰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邵子也。

後漢趙偉字君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棄率馬詣賓中杜易已東矣。

田何授易於丁寬，李成寬，朱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庚午二十年

歸何謂明人曰：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卷之三

孝子傳

豆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鄭生今去

吾受道矣

之謂門人曰已從君魚

本

紙上語耳

沈重講李授業徐曠從之不數日辭去曰先生所說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

唐

不稱官閥

故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

四科而賜之徒

從學外家

蔣義幼外家得其家博覽強記逮冠該綜羣籍

本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夫子文中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

唐

日暮從師

晉王承爲東海吏錄一犯夜人來云從師不竟承曰鞭撻竊越以立威名恐非正化之本

唐

遣吏送擔囊從學

呂商故鄣人李通五經百氏四方李者皆負笈不可勝數

本

受業

孫期遠人從其弟子追之本傳下座北面

本

嘲慢其師

邊韶

常昼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本傳

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

李德裕集

請脫師罪

晉嵇康刑東市李生三千人上書請爲師帝不許

不叛師教

董鯤

屢指教不知果能

去否

韓愈孟簡書

渙然自悟

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

釋老之書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李之要

相見甚喜

龜山先生楊時

字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
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挹坐中風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涪陰記善錄

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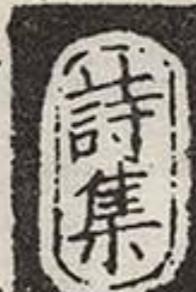
外雪

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瞋目而坐二子侍一既

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旣晚且休矣及出門

之深三

尺同前



梁棟桷櫓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

賢才王荊公詩曰先收先生作一一以次收拾一與一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

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友

朋友

互見後交游類



喪友

十三

十一



同門

一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

同方

儒有合志一一營道同術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行

盍簪

勿疑朋一一

斷

金

二人同心其利一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係

切偲

朋友一一切偲語

講習

麗澤允君子以

朋友

一易以友一一語

輔仁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一一語

責善

朋友一一朋友之語也孟

有信

與朋友交一其一也

言而一一雖曰未學

友德

友者一其一也語

孤陋

獨學而無不可有所挾也支則一一

須成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

而寡聞季記

須成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孔木

未嚶其鳴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伐木

俱化

孔子

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焉

家語

爭友

士有

則身不離

僚友

仁也

交遊稱其信也

曲礼

良朋

每有

詩於今名記

朋而不心

也友

益者

損者

益矣友便辟友便

佞友善柔損矣

語

四友

孔子曰文王有

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

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

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

取友

友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賣友

天下以鄙寄爲

一相視莫

必端矣

孟子

賣友爲見利而忘義也

相視莫

必端矣

孟子

逆

子桑户孟子反

子琴張三人

而笑

於心遂相與

交子桑戶死二人

編曲鼓琴相和而歌

子貢曰彼何人者

耶脩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莊子

果飯往見

子輿與子桑友

淋雨十日子輿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孔子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見莊子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爲

交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

冠又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語

見莊子

可得

王吉與貢禹爲

交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

冠又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語

見莊子

曰蕭朱——王貢

——言相薦達也

同輿連璧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交善

每行止——接菌京師謂之

川如期謁見

後漢鄧元伯二

又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

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尔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

遇賊不避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

母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

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友驕導

范式

荆人

孔嵩家貧爲新野縣傭縣遣嵩

大驚即與尼

孔融

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

長假免爲兵

孔融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

志

去訪友馬廩

王尼爲護軍府士王澄胡母輔之詣護軍府

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座馬廩下護軍

孔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

長假免爲兵

孔融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

志

升堂拜母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

拜魏

大宅以舍策

有无通共

每入夢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
敏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思輒

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

時請

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

親友

思

友

司馬

荀巨伯

遠看友人

疾

值胡賊

攻

母

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

遠看友人

疾

芳樽之友

劉畢

作爾汝交

融

標衡有逸才少與孔
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

敬衡而忘年也

本傳

爲志年友

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山濤舉嵇康等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張鎰有重名陸贊年十八往見語三日訏之請

孟郊性介少

號耐父朋

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

合韓愈一見

號耐父朋

能保終始時

爲莫逆交

楊寧與陽城

德號

山林友

韋溫

所善惟蕭祐少貧隱居以孝聞不以塵事自蒙故溫

書金闌簿

戴洪正每得密友一人則于

編簡焚香告祖考

華歆三友

與邴原管寧爲友時

一號

爲一龍歆爲龍

友

頭原爲龍腹寧

樂天三友

白一以詩酒琴爲一方

自作北窓三友詩云云

外十友

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号

文章四友

杜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

出謁更僕

爲一號崔李蘇杜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檀一席一割分之每一一爲一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忍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卒韓亦登第皆至參政邵氏每死當同傳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其議論可不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一一而天下之人亦先敢優劣之

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快皆孚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号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喪友

莫可爲語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也淮南子

無與爲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

入哭甚哀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

以一一一矣唯夫子知我也臧孫多辟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我石也孟孫之惡我棄石也羨我不如惡石夫石猶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生我取之美其毒滋多

先友而死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遇雪

友

卅三

十

飢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謫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不如死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哀角哀之賢以上卿札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正苦荆將軍塚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角哀至期陳兵馬指其塚作三銅人自殺下從

列士傳賑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爲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甚卒暉聞其妻子貧

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

醉

於墓道

曹操感喬玄知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醉方

已後經過玄墓

自爲祭文曰承誓約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過不以斗酒隻雞過祠沃酌車過三步頭痛勿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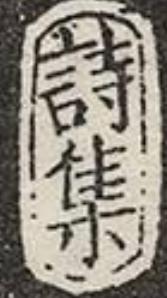
郅惲友人董孝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恐天命而痛繼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云吾手而不要惲即將

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

因思所與

李元賓旣

設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韓愈李師寶書



輕言

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父已死何以繼其蹤

樊徽譖

強諾

酒一谷風刺輕薄交道方歎嚙斗

寸心終自疑李白

性頗豪書一書未有少聲聚市之審於微志未伸辭書無由懸隔凡所有者人過薄於自奉以致之耳間有先世所遺十不一二凡我子孫宜珍惜宦漫以承厥志苟不思得之之難輕視泛售以臻其籍散失不孝之罪莫大焉至於情區陰益之徒又不仁於義之甚者矣予故嘗之簡端使吾皆守者惕然知警云大聖宰從孫句容曹淇文漢達識



賓主

事類

肅入

主人客而主人入明而右客入
門而左主人就東陪客就西陪曲禮

先拜

敬客則

客客敬主

人則先拜主人同上

有禮

賓主則擇之左傳

相得魚川泳而鳥雲飛是

賓主之擇

東道主

獨之武曰若舍鄭以爲行李之往來供其乏用僖三十

主人

翁

魏使湏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湏賈

大車駟馬於

范雎爲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父

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賈人驚乃肉袒

勝行

東都主人

都之賓東都賦

北道主人

常山太守鄧晨

魯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可以一郡爲我

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

蓋竊謀反光

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也

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賓主失歡

翁思召王式爲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肉勞之

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无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曰尚早

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

耻爲堅子所辱遂免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母羣龐德公獨拜牀下

公直其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當

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

公還

入相就不知

血主安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

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

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

無賓主意

王恬傲誕不拘禮

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無迎送禮

五代桑

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

曹爽傳

無迎送禮

維翰已

作相嘗過裴暉暉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暉曰我見桑公

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逆送之有

賓客



謝絕賓客 賓客謁見

事類

尊客

叱狗曲礼

嘉賓

鹿鳴燕也既飲食之

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壹鼓瑟鼓琴我有旨酒以宴樂

之心詩

出門

賓詣

布席

一席間函丈曲禮

就館

子姑叔弓如晉晉人曰

館左傳

壞垣

子產如晉其館之上而納車馬士文伯曰

何同

狗盜獻來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爲

獻幸姬辛姬爲言昭王蓋嘗君得出即馳去變姓名夜半出函

谷關闕法雞鳴而出客蓋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能爲雞

鳴而雞盡鳴

肇發傳出

囊錦脫穎

泰圍鄖鄖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

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

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
如錐之處囊中乃脱颖而出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皆珠履

趙平原君使人

簪舍之於上舍趙使設斂楚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楚使大慙

史記

客皆冠帶

雋不疑曇矯冠進賢冠帶礪具劒上謁慕勝之

掃舍人門

魏勃欲見

曹參卓立齊相

曳王門裾

鄒陽上書曰臣飾庸陋則以自達

此客逼

客噉名

右軍指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此敵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世說

人我有此客

謝安造相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

日旣出溫問左右頗

門無雜客

袁粲一一文士見遇不過一兩人宋書

得此奇客

崔弘禮過武宣從劉玄佐獵酒酣顧曰崔生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玄佐臂鷹翼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驚曰安一一以爲惡客

元次山不飲者一一本集

延遇賓客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一一人諸侯以公子賢多

賓不敢加兵謀魏

食客數千

子雲君田文一薛一一嘗一一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爲親已史

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單彈鋏而歌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食魚下客食菜列女傳

十日間傳舍長曰客何爲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荆茅

之難可爲繩綰把劒之處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

李善晉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芳出無

車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子無以

爲家孟嘗

脫穎而出見毛

遂事置驛請客

漢鄭當時率太子舍人五日一

君不悅

脫穎而出見毛

遂事置驛請客

洗沐常一一馬長安諸郊

謝賓

開館延賢

公孫弘爲相起客館開東

一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開館延賢

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弘自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

食奉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爲相客館丘墟而已

倒屣迎

賓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在門

之後漢

投轄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

之後漢

投轄

留客

陳遵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

本傳

連榻坐客

晋杜預拜鎮南

將軍朝士皆畢賀乃連榻而坐羊琇與裴楷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以一一而一一客遂不坐而去

掃徑接

賓

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一一雪開卜迎

且留

東閣

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一一我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雲傳

常滿座上

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盛脩肴膳

崔琰字子玉愛士好賓客一一或言其太奢

奢瓊聞之怒刺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

而反以獲譏士夫不足養如此後勿

別進異饌

長孫澄好賓客接引

過以菜具無爲諸子所嗤也華嶠書

志倦雖不飲而好觀人酣興常恐坐客

請歸每勤厨

留之後周書

日夜廁飲

陽城拜右諫議

大夫與二弟延

終日獻酬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

不

賓客

大夫與二弟延

終日獻酬

同其醉醒

南史

計有無

畢堦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新唐書

相與娛樂

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

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李日知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與賓客娛樂

薄待賓客

飯以脫粟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內厨五鼎外膳

一肴其儉詎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客不逢故人

食

宗慤任氣好武不爲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

對必方丈而爲慤設粟米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粗食

不與共席

步驚避難

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卷三十一

1

坐驚旌於牖外以小盤飯與之惟乘茹而已旌不能食驚取致飽乃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驚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耻

不與父言

嵇康夏月於大樹下鍛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鋸如舊傍若無人

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大耻之遂深怨恨

與吏

論錢

白衣張汾無紹而干邢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吏之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

即聞邢君牙豪傑今——

據案引見

其府先是馬擗

佐鄭滑府縣軍官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欲除摠以附倖家即使我攝刺史按其臯我不肯還白其狀冕怒——戎入——戎

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不可屈揖而去之

謝絕賓客

秦王下令

李斯上

書曰臣聞吏議逐客

切以爲過矣昔繆公取由余於戎

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羈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東主用張儀昭王得范雎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今逐客以

資敵國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程公書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爲力卿內行脩兩人在廢賓客益落

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

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

杜復

至者廉頗失勢客盡去及復用客又復

損棄去者

魏其侯灌

夫俱失勢賓客尽衰二人相引重

不納賓客

主父偃爲齊相至齊散五

排一生平慕之後一之而一

六

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謝退賓

客唐肅從位宰相世簡索以声利爲汚既老家於洛歲時

李景讓清素寡

謝不與通

尉遲恭晚節一避不出見

李景讓清素寡

賓客一

一

見及責之斬其驕石焉本傳

賓客謁見

書刺進謁

有謁者自一一言爵里高帝紀六帖云若今之通名也

懷

東漫滅

禦衡來游許下陰一一

入堂舉哭

後漢趙壹爲郡

計吏到京師造河南尹羊涉不得見壹以非徒無託名者乃日到門涉許通尚卧未起壹徑上上曰初伏西州承高風久矣

乃今才遇而忽然命也因——聲涉知非常人乃起延詰大奇

之壹既爲涉所称名動京師而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

即不通壹遂遁規知是壹大驚進之壹不顧而去

上牀就卧

蜀彭羨見龐統統非

羨徑上統牀卧曰湏賓客罷與卿談賓能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並六帖

賓能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並六帖

來

書當談意請易盡客有可人——世事相逢每如此好讓百歲幾時開前人絕句

廿一
賓客壯情

唐李商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詣譜賦詩曾不避李林甫之害嘗爲詩曰榮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如何及罷相又爲詩曰避權仍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人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寃之

館賓

事類

辟爲僚屬

漢孫寶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館以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館舍

歸峙

下客

謝方明爲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

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

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

——之食尊既不能礼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子陪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

與吾相似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賓

孫賈公素昔爲程宣徵門賓後

鄭公許

其子鄭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

之

其子鄭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

與吾相似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賓

孫賈公素昔爲程宣徵門賓後

鄭公許

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干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
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
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崇陽
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
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

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

獨遊

縱飲 滕懿固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文正公病之

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遊縱飲范公病之

及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寃意將媿之至夜分乃

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

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

得一偉人 知成都府

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泊宅編

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

蜀公方爲舉手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駔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

日

三十一

八

年人不知爲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
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一一且聞見錢
得一人才 蔡京晚歲漸衰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

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其才應之曰福

州有張魯字柔直者抱貧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
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
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
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歲發首
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
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
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
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爲對龜山自是有召
命朱子

詩諷館賓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

加培埴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以警之曰穀敷洗濯

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詩戲

館賓

山谷戲答史彌遠云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前簷薦香

日來朝爲送先生飯

館賓爲守

趙平叔客連水軍郡守召

一夜汎溪捉鱠魚

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声場屋爲李文定客文定薨乃章

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推在立談間

館賓遭遇

聖臨莫見屏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

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

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始

九

交游 例 締交 1 擇交

事類

不詣上交——下 有信

與朋友交言

全交

君子

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也記

之父

君子——其

而後求易 淡如水

君子之交

小

人之交甘

如醴

表記

自六如蘭

同心之言其

交未易言

道之難

——也

世称管鮑次則王貢張陳

其終蕭朱

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後漢王吉傳

交深易怒

褚遂良

以爲朋

友——者

晏平仲善與

交推其長

孔

曰與交推其長者違

其短者故能久也

唐史

交久而敬

人——之語

交推其長

孔

子

為勿願交

廉頗與藺相如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西漢張耳陳餘相與

與金石交

漢王一信爲漢書結契走父

何顥與番膺袁紹一爲

之為雲霞文

謝瞻范秦一南本傳

恨相見晚

魏其灌夫兩人

相引重相得甚讌

如平生歡

馬援見公孫述以爲當握手歡如平生

堅如

無厭

也

如平生歡

當握手歡如平生

堅如

膠漆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

走不聽命鄉里爲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契

若金蘭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而

嵇阮神交

一見便爲康一籍山濤

魏非裴父文

見朋友類注

貴客與游

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窺見大驚曰二客皆公輔才後貴不

詳見母子類注

名公爲父

韓愈家江南讀書者文其譽

一見便爲父

自

三十四

十

行願

蕭嵩爲洛

陽尉名士爭往交之

綿交

緝纏紵衣

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子產獻一左傳○魯肅指困米與周瑜瑜益知其奇遂定僑札之

分謂季札與子產也

本傳

白大丹雞

越人每相能交於山下作壇祭以

一盟曰甲與乙爲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

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我公

路北

傾蓋相顧

子華子程本反自鄉遭孔子於塗上

子華子賃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梓曰之間

春與語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李無資糧乃变服客傭爲吳祐賈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梓曰之間

交可與者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擇父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

人友勝已者賜也好商也好友不勝已皆家詣非德不交趙典閉門

却埽非德不非儒不游蕭復名士夙無所交接續漢書

李膺性簡亢惟以同君荀淑陳寔爲師友續漢書不妄交游常袞

遇交不所至擇文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荀合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董士幹

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游孔緯多有交皆名士鄭絪善屬文所天下孔述睿少脩繕能交當時豪

傑韓滉幼有善名所游皆天下豪俊張巡所大人不妄

通賓袁紹居洛陽客非不與庸俗合不妄與語楊仁辟司徒桓震府

府掾朱章貞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六帖劉巴不與張飛

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陸龜蒙不喜與

不交權利崔從喜不交流俗陸龜蒙不喜與造門不肯

見

詩集審文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差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擇友獸中有人性形異唯當金石交可與賛達論孟郊審交

心幾人能真謂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而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入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謔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做直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无慳色容心无詐憂惕

君子大道人朝夕

常的的

孟郊擇友

市交

事類轉乘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終背初則許之以死安將樂汝——予谷風終背徇體面俱柔——

小人之而飽飛身

心面

朋而不——朋也友也——朋也

口已遂張九齡書

頰膝

有交際曰以奴

小婢——爲曉解岳峙

勢利

以——交者勢傾則絕以——

權貨

獨立爲離去

抱朴子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

魯連曰——交者不久——貌親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交者不親誠子捨遺

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與表記

面交

有——如攜手見利即

爭門而入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

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

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志

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無勢則去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尽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

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則我從君——此固其理也

又有何怒乎貴賤

交情

見前謝絶賓利害反眼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

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

夢得之窮无辭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

跋

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征逐羽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

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上臨小人僅如毛髮

比一一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濟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

韓愈柳子厚墓誌

始附終叛

王荊公薦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荊公聞見錄

易恩爲隙

曾布以翰林李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

曾白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国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

自

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嘗羣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嘵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慨然而去

東軒筆錄

詩集

翻覆

一手作雲一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杜甫平交行

浮薄勿去草草无惡若比世俗俗一一君不見長安公卿家江湖濱觸目淒淒无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賓无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无惡若比世俗俗浮一楊少翁勿去草行

方寸山海

攀葛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

光武周公称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間一幾于重重一言朋友對

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父已死何人繼其蹤

李白笑齋集譜

肚裏荊棘

見文游類詩集

絕交

事類

故事互見前
謝絕賓客類

谷風道絕

天下俗薄伐木

後漢朱穆字公叔

焉詩

後漢朱穆字公叔

道缺友缺矣廢則朋同上著絕交論後漢朱穆字公叔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子親解纓經未入豐寺及我爲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墓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不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永樣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謂爲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三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丘山有鳴不繫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譽譽食污臭腐是食塗腸滿喙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皆

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

廣絕交論

任財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客北叟皆无術

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與相卹道逢鶴孝標

慨然驚曰我當爲汝作詩乃著譏其舊友云若其寵均董

石權壓梁竇周刻百工鑄錘万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其燼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鷺雞入始唱鶴

蓋如飛鶴成陰高接軒皆願摩頂至踵隨脰抽腸約

明日開流水

馬后車如流水

接軒皆願摩頂至踵隨脰抽腸約

同要離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

譏其流

一也富埒陶

白質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

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壩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

賈吳躍賦皆鱗萃分鴻鷺之稍梁霏玉磬之餘瀝銜恩遇進歎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

譏其流

二也陸大夫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歛頭髮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寂寥解

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
言於是又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
攀其麟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軒席讌於碣石言詳附而
聲名遠也是曰**談爻**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清憂合歡離
品物忤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繼
河上之悲曲恐瞿賓讓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敝隘刎
頸起於苦盃言負賤時也是以伍貞瞿漸於宰嚭張王折翼於
陳相言指折持翼佐而致榮貴是曰**窮爻**其流四也馳騖之俗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纊纊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
鼻息若衡不能幸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闡薰雪白
舒向金王端海鵠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
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鎰銖纊微累撇雖共工之嵬隗
塊之掩羲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
皆

寧包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臺寡忒是曰**蠱爻**其
流五也凡斯五爻義均賈鬻故相談讐之於闔閨林回喻之於
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
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殆利之
情未嘗異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
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篤客何所見之
晚乎然因此五爻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
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齷貞介所蓋三釁也古人知三
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
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故舊

不遺

伐木詩 故舊

不棄

故舊无大故則

父要

不忘

平生之言憲問

舊人

人惟求舊書

不棄蹠屨

借用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蹠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无一屨哉吾悲之與俱出而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无相者

不忘著簪

借用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

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就養於友

漢樓護有之休櫟曰故者一也 檼弓

就養於友

故人呂公

无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

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子胥與子

身

班荆與食

朝之子聲子相善也及伍子胥晉聲子遇

之於鄭郊

相

時言復故

公孫弘起家

一布也布一坐地共議歸楚事

脫粟見待

爲丞相食故

人高賀以一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

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

一肴其儉詎也弘聞之慚

慚

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慚

絳袍市恩

范睢見湏賈賈曰范

其一賜之後睢謂賈曰公所以得

史記

紈扇念舊

朱買臣爲會稽

无死者以綿袍戀恋有故人之意

史記

紈扇念舊

朱買臣爲會稽

太守懷章綏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敷乃重見故

勞之曰无罷乎遺以一金買百至郡以爲上客

人景差至蒲驛見宋玉曰不意——慰此去固恋恋之

人心取到夢鐸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

目足怒斬故人

陳勝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矣

陳勝宮門

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爲通勝

出廁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

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引論故舊武

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

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漢史

不忘宿

昔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爲

始終異

納言諫曰云云帝曰宿昔之好何可忘

唐書

趣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潁陽庾太尉

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詣翟翟不

支

三十五

與

兄弟交契

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

語

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弟彥將又與愍楚弟

遊秦興校秘閣二家——各爲一時人物之選

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唐書

迎葬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駿善駿

亡于官舍貧无宅居雲乃——喪還其家躬營哈斂

友難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礼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

曰我與士遜心期父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

涉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楊

公筆

擢用舊交

何宴廷侍中主選曹宿

不私故人

裴

錄

爲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敢以故人

之——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

又見故吏

蘇章事

霸賤均禮

岑文本生平故人
雖必

庸下携手

韋

微篤故舊雖

陳說平生

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

濁

與一語笑无間

陳說平生

與親舊叙離闊

酒一杯彈琴一曲忘

追思昔遊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除

願畢矣舊絕交書耶昔日遊覈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尽言之傷

心頃撰其遺文却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

道哉

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



如覆水

哀哉絲裾子負新躡破履豈无故交親逝去一不見老優孟談笑詎美杜甫

頗回車

窮巷隔深轍一故人一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陶淵明

富貴易合

文

卷五

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因蒙羣士所背馳鄉人斬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牽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

曹顏遠感舊

死生不變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

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迩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父陰三日兩妻妻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廻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

者唯

白髮相逢

紅顏創爲別始唯餘昔時慮无

復舊時容

高

長安相逢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馬上

適逢謝偃

高

樽酒論文

白也詩无敌飄然思不

只應持釣竿郎士元

樽酒論文

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

醜竟羞看莫問生涯事

元

參軍謂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

一一一重與細

杜甫憶李白

折柳分襟

秋庭悵望

別君初

一一一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携樽座外

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鴈吟來寧不憶吾廬

羅鄴

寄友別中宦贈

元微之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都下
元微之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都下

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
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

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

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
新鹽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
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
相亦不通問寄書詣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

文王三十

甲

上有書來責我踈忽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
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驚馬難追德驥才莫謂无心向門下也曾
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

爲宰屬遂迁戶侍高齋詩話

世契

事類

相善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季與声子

左傳

有分

於諸公

家世事

通監

何袁世交

邵毅有累

晉書

嚴杜世舊

武以

新唐書

孔李通家

融十歲聞漢中膺清節直亮暴

晉書

之欲往觀其人門下不爲通融曰我

是公

子孫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何親融曰先君孔子

與老君有師資之道故僕與君亦累世通家也孔融別傳

崔柳通家

柳子厚送崔群序云予於崔君有通家之舊柳文

父執



先友

事類

父黨

容禮蓮

父執

見一之一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

禮

父事

年長以倍則

父友

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父黨

與遊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叙傳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一一也魯國孔融一羣

父紀友又與羣交本傳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草

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宋本傳又見子過於

父類阿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羌穢一一薛勤來一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戎事

父友候問

勤來一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據牀不答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礼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守父

不拜

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魏志

顧念甘子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

曰我叔孫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无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請歸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无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爲楚相尽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錙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

我始之夫子終

安其妻子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依酣

之春秋外傳

葬其妻子

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依酣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

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甚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

餓暉聞甚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

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叩呼弟子陳

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一一之

薦用其子

文

三十五

六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後嵇紹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請爲祕書郎帝曰如卿所

矜其練裾

梁任昉子東里

西華南容北叟並无季術墜其家声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被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之曰我當爲卿作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漸見其憐其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

友謂曰二千石子而牧

教育其子

韓魏公少善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襍冢縱子无恥柰何先君

禢旣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爲屬

一一之如遣子弟所爲或過牽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

聞見錄

遣

嫁其女

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卹其家嫁二女焉墓誌

庭

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爲漕頗慢公

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

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詩集

敬父執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灯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

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問我來何方回答未及已兒女羅酒裳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鋪會面難一率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杜甫贈衛八處士

懷同年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牽湯餅祝辭天驥

馬今成一丈夫坎輶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号房

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承——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况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瑤蘋霸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絕倫尔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劉禹錫送同年

之子張輿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三十六

大學校門

大學

辟雍

周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學省

唐歸崇敬
建議古天

子學曰辟雍雍水環遶如璧故前世曰辟池璧沼

亦言——隋更名國子監今請爲辟雍省本傳

二代學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共之孟子

四代學

有虞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養國老於東亭養

庶老於西序商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養國老於東稷養庶老於

漢設學

一室龍

校旁求儒雅

唐廣學

太宗廣學舍三百區四方秀文

以闡大猷書序

增游學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善凡所造千八百五

增游學

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善凡所造千八百五

增游學

十室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後漢儒林傳

園橋門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座自講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搢紳之人——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出東漢史

登瀛洲

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

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舊唐傳

營國子監

建隆三年六月置學舍詔有司增修祠

字彌縫先聖先儒之

像車駕臨幸焉長編

廣錫慶院

慶曆四年國子監王拱辰

等言首善當自京師始漢

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李舍亦千二百

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

以容李者請以錫慶院爲大

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同上

武學

附 武成王廟

置武成廟

開元十九年始以太公尚父廟以留侯

中春上戊祭之牲樂之制

如文宣出師命將發日引辟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爲十一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列於左張良田穰苴孫武呂起樂毅列於右以良爲配唐書

圖

名將建中二年詔史館

毅

列於右以良爲配

唐書建中二年詔史館

今古名將六十四人

形焉同上

命去白起

本朝建隆二年先是上臨幸

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一一之乃詔張昭嘗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无瑕者配享會要

詔升管仲

仲

建隆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

塑像升于堂西河守呂起宣畫像降于廊下同上

武成

大中祥符元年詔尚父

詔置武學

慶曆三年一一于武成王

廟以阮逸爲教授八月罷武學議者以爲古名將如諸

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專李孫吳立李无謂故也

復置

武學

道一也洪惟

仁祖嘗建武學橫議中輟識者悼之欲

乞一一以追成先朝之志

詔於武成王廟置李並同上

乞興武學

胡翼之一一一講論語使知

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之術撰
成武李規矩一卷時議難之言行錄

宗學

事類

以迪天枝

兩漢宗室設斂未聞唐初爲皇族子孫別立小斂而不及大斂皇朝胄監之外

復立宗斂 神宗基之

哲宗繼之而最備於崇觀之時肆我

寧考再興饗宇

粹然之習炳然之文宜與帝王盛時

同風

宗

謝表

益聚宗英

訓迪天枝培植化本之地自南渡草創爲屋數楹乃更化之十載規敞廢宇增

闢饗舍

四方之士以昭宗睦

廣教育也惟

鱗趾化行瓜瓞綿茂雖資稟之攸厚必陶冶而後成俾繇選補著之于籍月書季攷一視賢閔文行相符矩矱是蹈庶益收得

三十六

三

人之效強我王室尚其懋

以優陞擢

皇上奮發英斷更新

哉

寧

御書綫紙贊詞

大化以鱗庠之胄苦

隣肝膽力扶綱常於是赫奕奎文誕錫饗宇

賜之東帛試之春官優之陞擢

登科題名

更新四齋

嘉

仁大雅明賢立爰

小錄

續添兩齋曰懷德升俊同上

辛學

事類

天子袒割

食三老五更於太斂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記樂記

車駕

親臨

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

光武朝

行大射禮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養老禮

本事記

盛清道儀

明帝即位

之祖割辟雍之上草養三老

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

儒林傳序

賜學生帛

晉武帝幸辟雍行鄉飲之禮賜太常博士

上釋奠頌

太宗幸太學觀釋奠命頴達講經畢

賜學生帛

孔穎達傳

郡學

泮宮

之官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白

堯通泮水

頌僖公能修

也

泮半水

鄉校

鄭人游於

也半有水半無水也

詩陸德明釋文

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

也

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也

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左襄三十一年立

子

四六

任延拜武威太守造

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

校宮

任延拜武威太守造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授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後卒傳

起橫舍

鮑德迁南陽守時郡學久廢乃修

備

倡閩學

前漢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起

建蜀學

造學宮於成都由是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本傳

同上

廣學徒

晉虞傳亦河陽內史大修學校一招一一告

州等

傳

崇儒雅

好

後秦彭遷山陽太守

一

聘儒生

寇恂拜汝

起鄉校教生徒聘

講經藝

唐高士廉遊益州長安引諸生

自爲左氏春秋者

並本傳

下車修教

後衛諷遷桂陽太守

庠序之以示

以身

爲誨

唐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廣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遂行

祀孔子祠

唐曹華爲兗州節度使下令曰鄒魯禮義之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立學官講論人乃知教

盡孝

友傳

唐李柄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以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高降飲人人知勸已上並本傳

賜諸生書

田公錫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言

益弟子貞

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

行

繼之乃闢齋廳於學之東立安定之教得盛於東南東南之士知本經術行義以爲學者公之力爲最多

王

帑與學

曾公肇知應天府事當東南孔道宴勞无虛日公

曰節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一公一之餘大一一校親加訓導

給田養學

滕公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

十年不給者公曰學无食而以良田飽

學倡天下

晏公殊事畧留守商

京興學校延京仲淹以教授

學冠諸郡

陳公襄知常州郡庠小窄不足以容

諸生天下興學自公始

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氣象規模遂爲諸郡之冠

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三浙

錄廣文翁石室

蔣公堂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興鄉老

賢者以教新獄龕書院劉公珙知潭州舊有獄龕書院

諸生事畧新獄龕書院真廟朝以勅賜額給田與書經

亂無廢公一新之養士數
千人正豐圭士言行錄

縣學

事類
置校官

魏武帝下令縣滿五百戶，選其鄉
之俊造而崇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墜而

有_益於天
下本紀 勸生徒

唐倪若水修孔子廟興州縣廣
一一一餘見前州志類注

學擇賢

者

范公純仁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驛舍皆一新之又嘗置學甲鄉之士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勘訪

行選秀民文
錄

先生任同安vod兼學事身率諸生期知嚴厲以誠敵開以義理初士子尚循故態

食已則去先生爲文期
懷慕而師尊之又一吊

故諭之以學如不及邑
之士充莘子貞年譜

卷之三

卷之三

